

并求师父救母亲。

手术顺利完成。母亲身体恢复的极快，半边身体恢复正常，在医院住了二十天就康复出院。

第三次：二零一六年快要过年了，母亲得了肺炎，发高烧，整个肺都感染了，病情严重。痰咳不出来，憋得难受，喘气时气短，不能吃、不能喝，以插胃管用针管注入食物维持生命。医院发了“病危通知书”，最后不给治了，让转院。

几次住医院白天都是我陪床。在我脑海里没有任何不好的念头，一直求师父加持我母亲，师父与大法就是我的最大精神支柱。师父讲：“因为你是炼正法的，一人炼功，别人要受益的。”[1] 我坚信师父，我母亲肯定没有问题。

母亲慢慢退烧了，人开始精神起来，咳嗽也少了。我一没注意，她把胃管给拔掉了，自己能吃饭了也就不需要插胃管。一个月康复出院。

谢谢师父！谢谢大法！是伟大的师父又救了我母亲一命。

现在母亲已一百零六岁，身体健康，耳不聋眼不花，每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WWW.MINGHUI.ORG

庆祝 5. 13 世界法轮大法日

特刊 [1]

- | | |
|----|------------------|
| 2 | 咱们屯里的法轮功 |
| 4 | 全县唯一的好干部 |
| 11 | 沧桑人生路 法船悠悠渡 |
| 17 | 一位西人眼中的法轮大法 |
| 21 | 投资经纪人缘结大法 |
| 24 | 佛恩浩荡 众生得福 |
| 34 | 一个新学员得法的奇妙经历 |
| 36 | 106岁的母亲深明大义 三得福报 |



咱们屯里的法轮功

文：大陆大法弟子 唐朝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五月八日】我们屯是一个七、八百人口的小屯，法轮功于九二年从长春传出，我们屯最多时七、八十人修炼法轮功，常年坚持修炼的就有四、五十人。九九年中共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后，这个屯也是被邪党迫害最重的地方之一，从老人到小孩，几乎无一幸免的曾被绑架到看守所或被恐吓，七十多岁的就有好几位。

然而，实实在在发生在屯里的事实，却让这里的百姓看到了“法轮大法好”。

书记：等我们有钱了，给法轮功盖个大炼功场房

一天，一个村民去派出所办事，警察一看证件就说，你那屯炼法轮功的多吧？村民笑着说，是啊。接着，这个村民就告诉警察说：“法轮功，你不服气不行，这回你们再去屯里抓法轮功，全屯百姓都不让。”警察瞅瞅他问，为什么？这个村民娓娓道来：

那一年冬天，雪下一米来深，大雪封道，送粮车出不了屯，还有两天送粮期限就到了，送不出去，政府就罚款。学生上不了学。我们村某某赶牛车送粮，车陷在雪里拉不出来，他死劲赶牛，差点把牛打死。

书记在大喇叭里喊：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出来清理道路积雪。可是，无论怎么喊，没有一个党团员出来清雪。你看人家炼法轮功的，连老带小，年岁大的七十多岁，小的十几岁，都出来了，硬把道路清理出来了。

当各家送粮的车开在路上时，喜笑颜开，对还在清理积雪的法轮功学员竖起了大拇指。你说，哪个村民不感谢人

就是现在的世道变了！”我感动的热泪盈眶，怕母亲伤心，强忍泪水没流出来。老母亲虽然没修炼，但也明白一些法理，正念十足，深明大义，这更加坚定了我的正念。

正因为母亲相信大法好，支持大法和大法弟子，并常念“法轮大法好”，在以后的三次大难中，慈悲伟大的师父一次次把她救了回来。

第一次：母亲百岁时，一次去厕所滑倒了，髋骨摔裂，不能走路。之后，找人按摩，不仅没好转疼痛还加剧了。后到大医院诊治，医生说这骨头裂了，经按摩又错了位。当场给她做了对接治疗，对位后裂痕还是很大。医生说，骨头裂开了，没有力量了，何况百岁老人，回家躺着养着去吧，起不来了。

回家后，我与母亲，还有大嫂（也是大法弟子）三人一起坚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母亲躺着，念着，不到三个月能下地走路了！后来一切都恢复正常，还经常小跑着穿行马路。

第二次：一百零一岁的一天，母亲下床弯腰拿鞋，栽倒在地上，脑袋上碰出了一个大包。眼眉上边一片青紫。第二天半边身子不能动，身体还抽筋，象是大脑被撞出问题。送医院检查，确诊为脑出血压迫神经导致运动障碍。医生说得做手术，把脑子里的淤血抽出。这得给百岁老人作全麻手术，医生说他们个个都害怕，因危险性极大，得家属签字，出现问题他们不负责。按医生的说法，母亲的问题很严重。我妈三个儿子，他们都没有修炼，谁都不敢签字。我知道师父一直在保护着母亲，再说，我修大法母亲也受益，即使做手术一定没事，我签了字。

手术如期进行，我一直陪护在母亲身边，给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还与她一起听师父的讲法录音，

法轮大法后的变化。警察们听得直点头，我说：“他当混混时，你们不管他，他做好人了，你们却把他关起来，上哪讲理啊！”

才修炼一年多，我的内心强大了，是法轮大法的博大给了我勇气和智慧。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

106岁的母亲深明大义 三得福报

文：河北大法弟子 觅真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五月九日】我今年六十九岁，是退休女职工，一九九七年底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在我的修炼中有许多生动故事，今天给大家讲讲我母亲的故事。

母亲一生善良、朴实、勤劳，身体非常好。九十岁那年到医院做体检，医生说她是“四十岁的心脏”，她的血压正常，脸上没有皱纹，脸色白里透红。

母亲没有修炼大法，但她相信大法好，支持我修炼，还常念“法轮大法好”。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最疯狂的那几年，我家也建了一个小型真相资料点。母亲省吃俭用，把儿女给的钱攒下来给我，让我制作法轮功真相资料用。

二零零九年，我被中共绑架到劳教所迫害一年多。期间母亲因长时间没见到闺女了，就反复问两个哥哥我哪去了？他们拗不过她，就告诉了她实情。十月份的一天，九十七岁的母亲居然到黑窝里去看我。

那时的母亲身体很好，思维清晰。她当着两个警察的面
38 对我说：“闺女，娘知道你是个好孩子，咱走到哪都不丢人！”

家法轮功啊。

是啊，当时村书记非常感动，还特意手指着这条路留下了一张纪念照，并说，等我们有钱了，给法轮功盖个大炼功场房。

今年春天，村西边的桥年久失修，塌了，在桥西的村民不能种地了，眼看着春天播种的黄金季节就要过去了，是法轮功（学员）自己出人、出钱、出车，拉土和沙石，把桥修好了，咱村人播上了种子。

大家都在背后说，你不服气不行，还是人家法轮功，心眼好，还都那么齐心，共产党员能做到吗？

警察看着屋子里办事的村民，笑了笑没有言语。

村民签字要求释放好人

屯里有一个大法弟子，是位医生，他学大法后，不但给村民看病热情周到，而且有钱无钱都给治病，全屯村民都知道大法弟子的热心肠。法轮功被迫害，这位大法弟子被绑架到市看守所，全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村民都签名摁手印，证明他学大法做好人，没有错，并要求无条件释放他。

此事震惊县“六一零”，特派一伙人到这个屯来找村民核实，做工作，可是无论他们怎么连哄带吓，没有一个村民信他们。老实的村民说，我们打心眼里说实话，签名都是自个儿愿意的，是心里话。这伙人一看没有吓唬住，就都走了。

一次，一个大法弟子被绑架，一个村民主动从派出所找到县六一零，要求放大法弟子回家，村民把他从新唐人电视上看到的法轮功在世界洪传的真相，和屯子法轮功的真相故事一个个讲给他。

县六一零主任听他滔滔不绝的讲，突然吼道：“你是不是也是炼法轮功的？”他说，法轮功好，谁不想炼？我可没炼，因为我不配，法轮功要求做好人嘛，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做不到，就连抽烟喝酒我都放不下。但是，我就说真话，好就是好。

六一零主任气的站起身，跑出了办公室。

村长亲自出面要回法轮功学员

四位姥姥早晨起来，沿着公路挂法轮功真相条幅，越挂越起劲，一直沿着路挂到了乡政府，她们还在挂。那天正是周一早晨八点多，被新来的乡党委书记上班看到了，通知派出所来抓人。

四位姥姥就开始给他们讲真相，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几乎把道路堵塞了。最后，警察说：大娘、大婶，你看都讲累了，咱们都听明白了，人多影响交通了，咱们到派出所去讲吧。几位姥姥一商量，一位姥姥说，正好派出所所长是新来的，还没给他讲呢，去就去。

他们到了派出所，就又开始讲，最后让几位姥姥摁手印，几位姥姥不配合，他们就硬拉着手摁手印。几位姥姥告诉他们，你们这样做就是在犯罪，我们都是好人。结果奇迹出现了，手印就是摁不上，一个警察说，这法轮功的手怎么这么奇怪，按不上手印呢？！

就在这时，村长赶来了，不知道村长都和所长说了些什么，只听所长说：“他们被乡书记看到了。”村长说，这帮老太太都是好人，你放了也没啥事，你要是把她们抓起来，我们屯的法轮功都去北京上访，咋办？我可管不了。

后来真的无条件把几位姥姥放回家了。

炼，我都摇头，由于受邪党无神论毒害，就是不相信有神佛存在。

二零一六年春的一天，象往常一样，一大早忙乎做饭，把一家老少都打发出门后，我躺在床上稍作休息，扭头看到了师父的法像，心想：“要是真的，您就显现给我看看？”师父真从法像上下来了！高大伟岸，蓝蓝的卷发，慈祥的看着我，一会儿就隐去了。我揉了揉眼睛想：“我不信！要是真的，再显现一次。”师父又出来了，一样的神态，微笑着看着我……我一骨碌爬起来，已不见师父了，我起身拉开窗帘，晨曦映照得家里柔和明亮，心想：“凡事不过三。”师父又出来了，一样的祥和，只是比前两次身体略小一圈，实实在在的站在我的面前。

我赶忙跪拜师父！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无神论彻底崩塌了……

晚上，丈夫回来，我告诉他师父三次显现给我看，丈夫由衷的为我高兴，说：“我修炼二十多年了，也没看见师父的法身，你真有福气！为了度你，师父不辞辛苦啊！”就这样，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

修炼才开始，师父就给我一次次净化身体，只几个月功夫，我满身的毛病都没了，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走路生风，做家务不知疲劳，真正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感受到了修炼正法的美妙殊胜。我每天都和丈夫交流修炼体会：身体的变化和心性的提高。

就在我得法一年后的一天，没有等来丈夫熟悉的叩门声，却传来了急促野蛮的砸门声，一群便衣非法抄家，丈夫及同修们身陷囹圄。

面对暴行，我没有退缩，面对强权，也没有恐惧，我几次三番到派出所要求无罪释放我丈夫，给他们讲我丈夫修炼

感恩我的师父！叩拜师父！千言万语也表达不了我对师尊的感恩！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

一个新学员得法的奇妙经历

文：大连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五月九日】我今年七十岁了，两年前我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提起师父引领我得法的过程，令同修们惊叹不已，不修炼的亲人朋友也都觉得不可思议。

我丈夫修炼法轮大法已二十多年。修炼前他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小混混，吃喝玩乐，滋事打架，不随他意的人，张口就骂，抬手就打，方圆几里没人敢惹他，出入派出所那是常有的事。修炼后，他变了，真变了，孝敬父母，善待妻儿，与人和睦相处，说话一个脏字也没有了。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彻底变了，都知道他修炼法轮大法从一个浪子变成了一个好人。

作为妻子，我是最能感受到他的变化的，以前稍不如意，他一张口就骂，我就是他的出气筒，也没少挨过他的拳头。这回好了，没有什么过程，几乎是一夜之间，脱胎换骨了，做丈夫、做父亲、做儿子都是顶尖的好，作为他的家人真是苦尽甘来呀，丈夫为人越来越祥和，我的脸上有了笑容。

我切身体会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只要有人对大法有非议，我就拿丈夫的变化说事，理直气壮地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

丈夫做证实大法的事我都支持，他们集体学法我有时还蒸包子给他们送去。丈夫曾多次给我洪法，希望我能走入修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村民退出中共邪党

海外大纪元网站发表《九评共产党》后，一场风起云涌的退出邪党的大潮逐渐席卷大陆。屯里也掀起了退党热。

很多村民公开说：“我们相信法轮功说的都是真话，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电视上说的都是给法轮功造的谣！我们亲眼看到了这些人炼功后身体好了，做啥事都为别人着想。”“我们屯没有人杀人和自杀的。”

一个说退，大多都说退，有的村民主动到法轮功学员家里去要求“三退”；有的把自己的外地的朋友领到家里找学员给讲真相，做“三退”。在这种形势下，连村书记也三退了。那个称自己是“铁杆党员”的姥爷也说：“看来共产党是完了，我也退出来吧！”

目前，屯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村民都退出了邪党的党、团、队。村民外出打工都不忘了带上“法轮大法好”护身符。

村民们在大法中受益的事层出不穷：一次几个村民坐四轮车去城里早市卖菜。回来的路上车翻到沟里，几个人都平安无事；一个村民在中共迫害刚开始、搜大法书的时候，他把大法弟子的书保护下来了。一天在建筑工地打工时，不慎从七楼掉下来，昏迷半个月后神奇的康复了。

派出所警察说：“法轮功，得平反”

每当全乡镇赶大集的日子，又是聚集各村屯村民最多的时候，也是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机会，两、三个人一伙的就去集市上发资料，劝三退。

有一天，一个不明真相的人慌慌张张的跑到乡镇派出所，进门就对值班的警察说，“你们怎么不管呢，这法轮功（学员）就在集市上发资料。”

这个值班的警察看看他笑了，说：“管啥管，我看等不到来年五月，法轮功就得平反。”这一幕正好被一个去派出所办事的法轮功学员的家属看到了。

是啊，那些警察也天天看大法真相的传单和小册子，可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谁还想替江泽民当替罪羊呢？

法轮功悠扬的音乐又在村里回荡

法轮功被迫害之前，每天早上，几乎小半个村屯都能听到法轮功学员炼功的音乐声，江泽民集团迫害大法后，人们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家里炼功了。

四年前，屯里的法轮功学员又在户外炼功了。特别是夏天，大家围在一起，在院子里学法，已经是村里独特的一道风景线，路过的村民都会好奇的瞧上几眼。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

“全县唯一的好干部”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五月八日】我是一九九六年五月喜得法轮大法，得法前我曾在组织部、农业局、乡镇等单位工作过。一九九七年我被调入一科局做常务局长工作。由于自己按照“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和领导的高度信任。

一九九八年初，我单位建综合楼，主要领导让我任建房领导小组组长。主要负责建房各项合同的签订和资金的支配等。我单位的一把手在全体职工大会上公开宣布：“建房领导小组由某某某担任组长，因为他炼法轮功，道德品质高尚，一心为大家着想，这是大家公认的。我对某某某的信任

露迫害、讲清真相的年年月月中，无论环境险恶还是宽松，丈夫对我们的支持、帮助、配合都是无条件的。

（五）我的儿子、媳妇

二零零八年，当地国安、六一零在我不在家的情况下，欺哄着放假在家的孩子，骗开了门，非法闯进家里，抢走了打印机，过塑机，电脑等私人物品。在这过程中，我儿子机智的将大法书（特别是我得法时的那本《转法轮（卷二）》）藏起来了，保护了大法书。

第二天，他们又陪我到国安去要我的东西。我儿子站在我旁边，理直气壮的说：“叔叔，你把《转法轮》书还给我妈妈吧！是他救了我妈妈的命”，等等。就因为我儿子维护大法，支持大法弟子，在他那年高考时，以最低的上线分考入了一个最好的大学，还没有正式毕业，就被最好的用人单位招聘了。

我的媳妇帮我和同修们打印、整理诉江状，平时给我师父敬香、敬水果，相信大法好，也是还没有等正式毕业，就被最好的用人单位招聘了。

每过新年，我的丈夫、儿媳、孙子一家人，按顺序跪一排排，叩拜师父新年好！感恩师尊的苦度！就因为全家人支持我修炼大法，他（她）们都维护大法，帮助大法弟子，力所能及的做一些讲真相的事，因此我的小儿子从一个单位被另一个好单位调去了。我的小媳妇离职，自己开了一个公司，一个月挣几十万，等等，这些都是师父给的，是大法给的福报。

其实在大法中受益的亲朋好友世人太多了，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写出这些，只想让世人、众生赶快找真相，了解法轮大法，能得到大法的救度。

小便头上不断的流着一种白色的液体，就像女人的妇科病白带。人全身无力，无能干活，性情也变得急躁。为了治病，有名的医院、大医院都去治过，但治不了，医院也检查不出来是什么病；偏方、草药都试过，没用；求神拜佛都不行。这时家里的钱也都花光了，绝望之中，表妹夫找到我弟弟，说了他的情况。

我弟弟说，你愿炼法轮功吗？他有气无力的说：“炼嘛！”我弟弟就放师父在广州的讲法录像给他看，看完一讲后，我弟弟取出碟子，准备换第二讲碟子，可是就在取出碟子，还没有放进碟子时，大约两、三分钟了，师父的形像还在电视屏幕上不离去，我弟弟借此叫我表妹夫自己悟。

表妹夫请了一本《转法轮》，拿了一套师父讲法录像带回去学炼法轮功了。二十多天后，表妹夫打电话告诉我弟弟说，他的病好了，不用吃药，不用住院了，也能干活了，精神十足，一年后，又生了第二胎女儿。现在他是村主任了。

（四）丈夫

我丈夫九八年前左脚背上鼓起一个像鹌鹑蛋那么大个包，去多家医院看过，检查过，那些医生、专家都说无法动手术，因为那个包长在脚背的筋上，如果动手术切，肯定切不干净，因为怕伤着筋，那么切不干净还会长。这可怎么办啊，愁死人了。

就在我得大法后，我们炼功时，丈夫也跟着在我们后面比划，不知不觉那个包没了。多年的洁癖顽疾也烟消云散了。

丈夫没有修炼，但他对谁、在哪儿都说：“这法轮功太好了。”从来没改过口。不仅如此，尤其是在我修炼大法后一年（九九年七二零）就开始，至今的十八年，大法弟子揭

超过对我自己的信任，单位的事情交给某某某我放心。”

经销塑钢窗的小张说“炼法轮功的，真不收一分钱的礼呀！”

有一天负责我们建筑施工塑钢窗的小张，向我单位小詹询问我家的住处，小詹说：“你要送礼呀，你别去了，去了也没用，人家不收礼。”小张说：“我就是到他家看看，串个门，把这么大的工程给我了，我得当面谢谢人家。”小詹说：“人家是炼法轮功的，谁送的礼都不收。”小张说：“这不可能，我走南闯北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不收礼的。”小詹说：“你不信？那我把你送到他家门口。”于是小詹把小张送到了我家门口。

小张进门之后，从兜里拿出一个鼓鼓的大黄牛皮纸信封，看上去里面足有上万元人民币。小张毕恭毕敬的说：“我代表我们厂长来看看你，你把这活包给了我们，我们非常感谢您。”说着把这钱放在桌子上，随口说我还有急事，站起来就往外走。我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把装着钱的信封塞到他兜里，抓住他衣兜不撒手，让他坐下。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师父要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遇事为他人着想，我不收任何人的礼。你们挣点钱也不容易，你快把钱拿回去吧。”

小张说：“你不收下这钱，我跟厂长没法交差。”我说：“那你就把这笔钱用在提高工程质量上吧。”他既敬佩又感叹说：“炼法轮功的真是不收礼呀！我还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好人呢！”

后来他又找我妻子（同修），当然也被妻子拒绝了。最后他跟我说，那我请你们吃一顿饭行不？我答应了他，吃完饭后他去结账，服务员说，账已经结完了。就是在我们三个人吃饭的中途，以出去解手为托辞，我就先把钱付了。

办公室主任说：“炼法轮功的，不占公家一分钱的便宜。”

我主管单位的财务工作，吃喝拉杂的费用都有我签字报销。这在我亲朋好友、工作过的单位领导、同事看来，请他们吃一顿饭是轻而易举的事。所以有事没事到我单位来坐坐，等我请他们下饭店，他们都觉得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吃完了签字报销是理所当然的。

一天快到中午了，我曾经工作过的那个乡镇的一个村书记领着几个人来到我办公室，进门就说：“中午不走了，我们来了，还不请我们吃一顿。”我说行，我让办公室主任安排一下。吃完饭我从自己兜里掏出现金结账，结完账没要收据。那村书记问办公室主任，怎么不要收据呢，办公室主任说：“要那没用，我们局长家里来客人请吃饭都是自己花钱，从来不占公家一分钱。”

单位的综合楼竣工后，建筑商把单位几个主要领导的住宅的地面上都铺上了地砖。我知道后，根据房间的面积和地砖的质量外加水泥和人工合计两千八百元左右。我便让我的一个同事也是建筑商的一个同学，把钱转给了建筑商，一共三千元。没过几天，建筑商来到我办公室，很无奈又非常敬重的对我说：“我只是想表达一下我对你的感谢，这点儿你也不接受，你炼法轮功，送礼不收，请吃饭跳舞也不去，变相给你点好处也不要，把钱退给我，还多给我二百元，真是拿你没办法！这当领导的要都象你这样那国家就好了。”

我所在的单位，每年招待费，至少都在十几万，甚至更多。这样饭店老板为了和我们拉近关系，结账时在原饭费基础上多开二三百拿回去报票子，从中得到好处是很容易的事。如饭费五百元，那单据上可能写八百元，或更多。这样在报销时，我就只好在饭费收据上签上：“实际花销五百元”，按实际费用报销。

我的父亲、弟弟最能抽烟，最好抽烟。我父亲没修大法时说，谁要不让他抽烟，除非他鼻孔里不来风了，那意思是死了就不抽了。可是他一听师父讲法录音和看师父讲法录像，很自然的就不抽了。

我弟弟看了、听了师父讲法，还抽，结果有一天，他又抽，抽着抽着，自己就由站着蹲下去了，蹲在地上很长时间，十多分钟都起不来。他悟到这烟真不能再抽了，这是师父在警醒自己呢！就这样，他们两个大烟棍就再也没抽过烟了。

我弟弟最早在乡镇企业上班，最后他自己离职，做生意去了。后来做生意亏了，在家闲着，就在家里开麻将馆，自己也打麻将，不是赢钱，而是输钱，麻将馆开垮了，没有了经济来源，成天萎靡不振。

在九八年底，弟弟喜得大法，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从此弟弟满面红光，神采奕奕。他自己家是学法点，也是炼功点。

九九年七二零江氏集团迫害大法后，弟弟被当地当作积极分子迫害，早晨八点，弄到派出所去，晚上八点钟，送回家，目的是要他说出谁来洪的法，当地有哪些人在学法。可是派出所什么也没有问出来，就只有放他回家。这样半个月后，就将一家人监视居住，再也没有安静的环境修炼了，弟弟经常独自一人坐在河边哭。

九九年底，那时弟弟已经满四十岁了，在师父的安排下，无意中被人在一个县城里介绍了一个临时工干上了，干了不到半年时间，就转成了在编的正式工，有了正式工作，有了修炼的环境。这都是因为自己有师父管，才得到大法的福报。这是常人谁都想不到的。

（三）我的表妹夫

我的表妹夫，二零零八年得了一种很怪的病，从他下身

还有一件神奇的事，当时在当地都在传，那时每天早上在我娘家的顶楼上，至少也有十几个人集体炼功。有一天早上六点多钟，这十多个人正在一起炼功，炼着炼着，突然乌天黑地下起大雨来了，但这十几个人都没有离开炼功场，一直坚持炼完功。虽然雨没停，可是他（她）们的身上衣服没有被雨打湿，地上也是干干的，当时在场的人异口同声地说：“感谢师父啊！”更坚定了他们修炼的信心。

这样大法就在我娘家周边洪传开了。

五、亲人们得法受益

（一）母亲

我母亲一生命运坎坷，由于生活得艰辛，一身是病。就在看了师父讲法录像后，当晚睡觉时，母亲就使劲的吐啊，吐。她吐完了，就睡着了。从那以后，她几十年的中耳炎、胃病、胆囊炎全好了。也用不着六月间大热天把头用棉花、帽子、黑青布、白布帕子包得比洗脸盆还大了，就是冬天，也不需要包裹了。

母亲现在都八十多岁了，没读过一天书，一字不识。可她就是听得懂师父的讲法，不知什么时候，她自己就能读《转法轮》了，别人看着她都觉得很惊奇，问她说：你也没有读过书，八十多岁的老人不戴眼镜，还捧着一本厚厚的书，自己读的那么上劲儿？她总是笑眯眯的说：“我师父教我认的字。”

曾经孱弱的她，如今神采奕奕，精神十足，脸色白里透红。每天就是学法、炼功，只要是晴天，就出去给人们讲法轮功真相。

（二）父亲和弟弟

逢年过节，或有时需要我关照的职工，给我送钱送礼我都一一谢绝和送回。因为我知道我是大法弟子，我就得按照我师父的要求去做。

知道的人说：“一般人做不到”

我所在单位，大大小小的官以检查工作为名来要吃要喝的不少，省级的、市级的、县级的，不仅要吃好喝好，更主要的是玩好，“玩好”就是要那种特殊的服务。

有一次市纪委一个处长来了，他是我参加市培训时的一个同学。领导为他安排的规格比较高，他们也把我叫过去一起招待。吃完饭后，汽车把大家送到了一个地方，下车后，进了一个大厅，我才知道这里是一一个个包房。我转身走出大厅，到车里坐着。不一会儿，负责招待的领导从大厅出来找我，非得让我进去不可。我说：“我不会去做那种事的，我决不会去的。”他就从车里往外拽我，我手拽着车把手，脚蹬着，他没拽动我。他气呼呼的说：“是不是因为你炼法轮功？”我说：“是啊，炼法轮功的哪有做这种事的！”坐在车里的司机说：“领导不去，我替领导去行不行？”那位领导说：“和你有啥关系，这是领导才有的待遇。”

在道德观念扭曲了的今天，不把这事看作是耻辱，而认为这是“领导”的殊荣，认为我这样的是个傻子。此事在当地传开，知道的人都说：“炼法轮功的真了不起，不嫖不赌的，一般人做不到。”

类如此事，我都能守住这一道德底线，按照大法的要求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

政保科科长说：“你才是一个真正的大好人。”

那是在二零零零年的六月，我因为坚持信仰，被非法关押在县第一看守所。

有一天公安局政保科长把我从看守所带到他的办公室，非常严肃地对我说：“老弟呀，听大哥一句话吧，说一个‘不炼’回家吧。县委书记、‘六一零’、公安局等有关部门领导开会决定，要对你进行调查，调查你在工作过的地方是否有违法乱纪行为，一旦发现有问题，要从严从重处理你。你赶快说不炼了，查出来一点事你就完了，公职、孩子、老婆都要受牵连的。”我说：“我真的没事，没做过一件违法乱纪的事。”他摇摇头无奈地把我送回看守所。

过了几天，县纪检委干部到看守所核实一个有我签字的三千元钱的借条，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这是我所在原单位清欠款时，当时县委决定由公检法三部门配合我们做这项工作。那条子的三千元钱是给法院的，是对法院配合我们单位清欠工作的一点酬谢。于是纪检工作人员到法院找到了原法院院长核实此事。

过了几天，原法院院长把电话打到了看守所，对我说：“老弟呀，当时那三千块钱我入账了，纪检委干部已经核实完了，没事了。你要是别的事我都能帮你，把你弄出来，你炼法轮功我帮不上你忙啊，你自己多保重吧！”

大约过了半个月，公安局政保科张科长又把我从看守所带到他的办公室，这次他让我坐下，还给我倒了一杯水，非常敬佩的对我说：“老弟呀，不查不知道，一查才知道你走过这么多单位，没有一点违法乱纪行为，吃喝嫖赌不沾一点边。嗨，只有学法轮大法的人能做到这一点，你才是真正的大好人啊！”

局长说：“看能不能买到《转法轮》这本书，给每人一本”

在单位，除了做好工作之外，我只要有时间就看《转法轮》这本书，每天沐浴在大法中。我也给大家创造一个宽松、清静、良好的工作环境，这是我这个做常务工作的职责，

功好！就连我们单位的领导也请了一本《转法轮》去学。

不到半年时间，我们那个炼功点炼功的人太多了，就站不下了。我主动提出我去买录像机，另组织一个炼功点。这样组织一个炼功点不够，再组织一个，两个，三个……不到大半年，我们这个小小的县级市就有上万人学炼法轮功。

四、在家乡洪法

一九九八年寒假，我带着得大法后身心受益的满心喜悦，怀着对师尊的无限崇敬与感恩，回乡下娘家过年，并洪法。

我给亲人们和左邻右舍的乡亲们讲大法的种种神奇与美好后，他（她）们都很相信我说的是真的，因为他们都看到了我各方面的变化，都想来听师父讲法。正准备给他们放师父讲法录像时，打开影碟机，它就是不播放，没有声音，也没有图像，检查机器又是好的。我想这是为什么？这怎么办？大家都在盼着、等着呢！我就想，快求师父！我马上说：“你们都别急，我去给我师父敬香，求师父帮忙。”

我点燃三炷香，对师父说：“师父啊！您看这么多人坐在那儿等着看、听您讲法啊！可是又播放不出来，请师父帮忙清场啊！让播放机正常播放吧！让他们都得救吧！”

当我正说着说着，有人就来对我说，听见屋里很多地方发出响声（师父在清场），之后，播放机就播放了，看见师父了。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

有些远处的亲人朋友看到我娘家这一大家子和周围的人学炼法轮功后，身体状态、言行习惯都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巨大变化，家庭经济也比以前富裕，都在议论，传播，这样远近的很多人都找着、问着，上门来学炼法轮功。这些人得法后，他们各自的家也自然的成了学法点、炼功点了。

从不流鼻血的人，为什么今天流得这么凶？是不是就是叫明天要去炼功啊！

想到这，我马上从电视机上拿着《卷二》捧在手上，对着东方说：“神啊！你是不是叫我去炼功啊？那我明天就去炼！”就这样一说，鼻血立刻不流了。我又马上下楼告诉叔：“你叫阿姨明天等我，我要去炼功。”

三、听法、炼功、洪法

第二天，阿姨先没有带我去炼功，就带我去一同修家听师父讲法录音，那天听的是师父在广州讲法录音的第九讲。当听到一半时，他们都问我：“怎么样？能坚持吗？”我回答说：“好啊！我觉得越听越舒服。”

听完后，一位同修大姐（这家主人）高兴的说：“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有三位女子从一条河的上游冲下来，我急着想救她们，就把拴在身上的围裙解下来放在水里，有一个女子的手抓住我的裙带上岸了，另两个被冲走了，原来被救的人是你啊！”

从那以后，我不管是天晴下雨，一年四季，从不耽搁我学法炼功。开始时是阿姨每天早上六点带我去炼功点，炼一～四套动功，晚上七点，带我去学两个小时的《转法轮》，再炼静功。白天继续找地方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和一起学《转法轮》和《精进要旨》。真是提高的非常快。

我炼功后不到半个月时间，我的身体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原来所有的病：严重的妇科病、脑震荡后遗症、糜烂溃疡、脑血栓堵塞等等全没了！走路一身轻，每天精力充沛、精神焕发、脸上白里透红。

我单位里谁都知道我是炼法轮功炼好的，那三千多元钱³⁰的药全送给单位一位同事了。谁都说：法轮功神奇！炼法轮

替领导分担责任，帮群众排忧解难是我的本职工作。

有一天早晨，我刚到单位，从外面就传来大吵大骂声，我到楼下一看，原来是专职书记在骂。是因为他想把他姑爷调到我单位来工作，一把手没有答应他，为此他就闹开了。我想这样让他闹下去，对他、对单位影响都不好。我下楼过去劝他说：“上办公室有事好好说，别这样。”他跟我上了二楼，闯进局长办公室，冲着局长越骂越凶。于是我便把他拽到我的办公室，还是耐心地劝他。没想到他反过来把气都撒在了我身上来了，不但骂我，还把我办公桌上的书和报纸都砸到我头上，把水桶和门都踹碎了，我仍面带微笑地劝他。一个副局长过来说：“也就是人家炼法轮功的不和你一般见识，做到忍，人家能忍住。”最后，围过来不少人把他推走了。

下午，他过来向我道歉，说他知道错了，这事和你没有关系，不应该向你发火。他说：我不明白，我骂你，你不但不生气你还笑，你是不是瞧不起我。再有我骂你向你发火，你怎么不骂我打我呢？你是不是打不过我，怕我打你？我说要是比力气我不比你差。他不信，非要与我比试高低，于是便与我掰手腕、摔跤，结果他都不是我的对手。

后来他非常服气的说：“你是学法轮大法的，你能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和我一般见识，你真了不起！”从此以后，他非常敬重我，和我成为好同事，处处维护我的工作。

局长既感激又过意不去，说：“谢谢你，老弟，为了我你受这么大的委屈，是你为我排忧解难了。”过一段时间，局长对我说：“看能不能买到《转法轮》这本书，给单位每个人发一本。”后来他本人得法修炼了。

单位有些职工也主动上我这儿来要《转法轮》这本书。前后大约送出去六、七本《转法轮》。

还有一次年终开职工大会，刚宣布开始开会，有两个中层领导争吵起来，像小孩吵架似的，吵得挺厉害。主管局长和一把手都沉默不语，这时我跟局长低语，我想说两句，局长宣布：“大家都静下来听某某某局长的。”我站起来面对两位吵架的中层领导说：“你们别吵了，有什么问题开完会再说……你们两个的表现，一是不尊重局领导班子的成员，目无领导；二是没有把全体职工放在眼里，无视群众。既然如此，还要你们这样的中层领导干什么？如果你们再吵，我就提议免去你俩的行政领导职务。”

话音一落，会场鸦雀无声，两个吵架的人悄悄地找个座位坐下来了，职工大会才得以继续开。会后有人问他们，你们俩怎么不吵了？他们两个说：“某某某是炼法轮功的，人家走的正，行的正，什么毛病也没有，他要真提议给我们免了，我俩告状都没地方告去。”

驻看守所的督导员说：“全县唯一的好干部被关起来了，我不干了！”

一九九九年十月，县委书记、党群书记、组织部长、纪委书记等找我谈话，让我放弃修炼法轮功。我跟他们讲，我按“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坚持自己的信仰是宪法赋予我的权利。

于是他们免去我的正科级级别和行政领导职务，并非法把我关押到县第一看守所。我被非法关押进看守所的第二天，早上八点钟上班时，检察院驻看守所督导员来到关我的监室窗前，打开窗户问我：“谁把你关进来的？因为什么把你关进来的？”我说：“因为我炼法轮功，是县委书记下令把我关进来的。”他说：“你听大哥的话，就说不炼了，骗他们，回家偷着炼，别那么死心眼。”我说：“那可不行，我炼法轮功，怎么能说假话呢？”

进小医院出，这家医院看了不行，又到那家医院去看，家里的钱都用在治病上了。

四十岁的我，看上去就像六十多岁的老太婆，皮泡眼肿，头发干枯蓬乱，满脸都是黑斑。一九九八年九月，我四十二岁时，实在无法撑下去了，向单位请了一个月的假，到重庆大坪医院去医治，三天就花去一万多元钱，什么作用也没有，医院开了三千多元钱的药叫我回家治、养。其实就是医院没法治，把我推出去了。

回家后，一切还是那样，人迷迷糊糊，成天就想睡，但睡不着，想吃饭，但没法吃，因满嘴全是溃烂了的溃疡，整天就躺在床上。六岁的大儿子说：“妈妈，你别死了啊！我还小，我还要读书呢……”

二、神奇的得法

就在这生不如死绝望的当口上，我得到了救命的大法。

我们单位的一位三十多岁就病退了的A阿姨和我住一楼，她住二楼，我住三楼。A阿姨来看我说：“某某，你这个样子，只有去炼法轮功才行。”并递给我一本书说：“你看看书吧！”我看是《转法轮（卷二）》，翻开书一看，是一位佛，我当时有气无力的说：“好嘛！”顺手把书放在电视机上，送她出门，因她要马上去炼功。

她走后，我想，我是给单位请了一个月假去看病的，这才几天，别人看见我炼功，会不会说我是装病啊？我就立即下楼找A阿姨，她已经炼功去了，我告诉她丈夫说：“叔叔，请你转告A阿姨，我明天不去炼功，等我假期满了再去炼。”

还未等我转过身，就开始流鼻血，我捏着鼻子跑回家，血就从嘴里流出来，我到水龙头下用水冲，结果越冲血流得越快越多，后来血干脆成块的往嘴里涌。我马上想到，我是

十几里路，可要翻几座山，且全是悬崖边的小路，我七、八岁那年上学的一天早上，不知怎么的一下就掉下悬崖了，没人知道我掉下了悬崖，因路边长满了杂树野藤，也没人看到我掉下了悬崖，因为悬崖有十几丈深。可是，我正在家里忙着干活的妈妈，却突然清晰的听到了我的叫声，我妈妈说，是大女儿的叫声。可我掉悬崖的地方离我家至少有一公里多的水平距离，她是怎么听到我的叫声的呢？这不就是神佛在指引我妈妈吗？

她立即放下手里的活，边喊着我的名字，与我父亲从家里直往我上学的路上奔。他们走到悬崖边，看到我掉下了悬崖时打倒的野草和小树枝，他们顺着我掉下时留下的痕迹，攀着树枝和野藤往下几层楼高的方向找，一直找到离悬崖底四、五丈高的地方，看到了我正悬挂在离悬崖底（悬崖底全是尖尖的大石头，其实就是深谷乱石窖）只有几丈高的一根碗口粗的野藤上。我妈妈边哭，与我父亲费了很多周折，才把我抱了上来。

那时我已人事不知、昏迷不醒，好险啊！那要是再翻一下，可能连尸体都找不到，别说得救。后来我学大法才悟到，可能是师父一直在管着我的。谢谢师父的救命之恩！

因我从小经历了许多磨难，吃了不少苦，身体不好，到现在，我都有一颗乳牙没换。从小经常头昏痛，必须睡一会儿才行。长大后，工作压力大，随着年龄增长，头昏痛后需要睡的时间越长。到三十六岁时，不论睡多久都不行了，并伴随着头痛、呕吐，就只好靠吃头痛粉缓解。随着症状的加剧，逐渐增加头痛粉的包数，开始吃一包、两包、三包，后来一次吃五包都不管用，有时甚至一次吃十包，由此让我患上了严重的糜烂性胃炎。满嘴全是溃烂了的溃疡，严重的妇科病，人非常虚弱。一天到晚，眼睛睁不开，昏昏沉沉，就想躺下睡觉，但从来没有睡着过。为了治病，经常是大医院

他一看劝不动我，就开始骂起县委书记来，越骂声越大：“某某某不贪不占、不嫖不赌，到哪个单位解决不了的问题人家能解决，别人干不了的事情，人家能干得了，是县里唯一的一个好干部，把这样的好干部关起来？！”骂县委书记不是人，大声骂着：“我不干了，我找他算账去！”说完就走了。

下午上班他又到关我的监舍窗前对我说：我去县委找他们去了，说县委书记没在家，去省里开会去了。县委办公室主任问他骂骂咧咧的找书记干啥？他说，你不知道他把某某某关起来了？县办公室主任等人也感到很惊讶。

他这一吵，狱警都出来看。他手指着他们大声说：“谁也不许欺负某某某，炼法轮功的是好人，谁欺负某某某我跟他没完！”我在县第一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九个月，在这期间，不遵守监狱里的一切规章制度，每天学法炼功。狱警向所长反应我不遵守监区制度，所长说，“某某某归县委管，咱们管不了。”

在这二十多年的修炼路上，有做的好的时候，有做的不好的时候，一路坎坷走到今天，是师父给予了弟子多次新生！弟子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弟子叩谢师恩！弟子知道，只有在今后的修炼路上勇猛精进，做好三件事，才不负师尊重望。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

沧桑人生路 法船悠悠渡

文：华中大法弟子 恩重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五月九日】我是当代大陆第一批设计师，

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和社会地位。二零零五年五月十八日，我终于走上了法轮大法修炼之路。是一系列的神迹开启了我的新生，而神迹的背后，乃是法轮功师父无上的慈悲，对每个生命的不舍不弃，我无以言表，只有无尽的感恩。

人生转折 与法结缘

一九八三年我开始从事设计工作。我工作努力，为人善良，通过多年的辛苦，总算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和自己的公司。但命运不会总是一帆风顺的，和很多人一样，我的生命里也少不了挫折和痛苦。而一九九七年开始的灾难却是我人生的转折点。

这一年，我用努力多年挣来的钱买了几个套间，改造成办公室，并在附近买了一套新房子住。由于装修，资金透支，生活比较狼狈。为了监督工人尽快完工，施工还没完成，我就一个人住进了还是个工地的新家。同时，办公室也是一边办公，一边还在油漆。

在装修完工后，我们正式搬进了新家。入住没几天，我早上一起床就跌倒，再起来再跌倒。后来要撑着身体靠在床背上，好一阵子才缓过来，一连几天都如此。我到医院去检查，也检查不出什么来，医生就说是颈椎有问题，不了了之（现在才明白是甲醛中毒）。从此身体一直不太好，有时心脏早搏，同时腰腿出现问题。

当时的我，有点看破人生，开始品茶论道，爱看《道德经》之类的书，还开始读一些似懂非懂的佛经。当然还少不了到处求神拜佛，保健养生。

当我去东南亚某国旅行时，在寺庙求了一个挂件，并让僧人在头上敲了一棒，进行所谓的“开光”。结果从此头痛不止，多方治疗无效。最后找了个修道人来家里，把邪灵驱走，才得以好转。

四川贫穷的山区农村，八个月大时，妈妈就怀上了大妹妹，我被断了奶，之后，就不能得到细心的照料。父母又都忙农活。

一、从小经历磨难

到一岁多时，我就得了一种怪病，肚子老大，鼓鼓的，面黄肌瘦，整天哭、吵闹，也吃不得东西，眼看就不行了。这时，我还没出嫁的幺姨知道了，把我背回外婆家去，说是死马当作活马医。幺姨在很远的地方请了一个自种草药的土医生给我治病，那个医生把吃饭用的瓷碗打碎后，用那很细很细的碗渣给我冲水喝下去，还采了一些草药，给我治好了病，免去了一死。

在两三岁时，又遭遇了中共搞的“大炼钢铁”、“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等带来的连续几年的全国性大饥荒。

男女老少全部集中起来搞军事化，集体出工干农活，自家的粮食、物品归集体统管，没有了小家，大人们吃集体食堂餐（其实大人们也没有的吃，干一上午的活，干一天的活，到吃饭时，盛回来的饭，上面是水下面有一些米和菜。他们也是饿着肚子干活），小孩全被送（其实是关）到公社所谓的幼儿园、托儿所（其实并没有人认真的看护我们）。小孩每人每天一两米，就是这一两米，都要等幼儿园、托儿所所谓的老师、阿姨吃饱了，才有我们这些小孩吃的。我的整个幼年，实际上就是在没有被饿死的状态下度过的。

就是因为随时都处在饥饿中，我两岁多那年，才饥不择食的大吃别人给的霉烂了也没有去皮的嫩土豆，一直吃到我翻着白眼、口吐白沫，昏死过去。幸被及时发现，及时排毒，才没有死。

更要命是，我读书的小学离我家有十几里路，虽说只有

一天早上，我接到父亲的电话，说中国副总领事在当地报纸上诽谤我，因为我写了一篇文章，呼吁人们关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一个月后，我对他的诽谤提出起诉。这是一个困难的案例，没人认为我会胜诉，因为它牵扯到外交豁免权。

第二年，我坐在法庭上等待判决结果。法官宣读了调查结果，然后裁定我胜诉了。我当时禁不住抽泣起来，那是我一生中感觉最强大的时刻之一。这场诉讼为世界各地开创了先例。

十九年了，我们仍在街头散发传单，仍在提醒人们对中共暴行的关注，我们的人力和物力也仍然有限。然而十九年后的今天，世界上最强大的侵犯人权者也仍然无法使数百万心中拥有良善和普世正义的人们沉默。

我今年五十岁了，我明白了真正的答案来自于内心。法轮功帮助我获得了我想象中最深奥的内在的祥和。

当然，我仍然喜欢开名车、穿好衣服及洽谈生意，但我生活中最优先的事项已经明显改变了。我的安宁不再取决于外部事物，而是取决于我能以多少真、善、忍来对待他人，对待自己。我仍在努力提高自己，但我现在终于能够愉快地享受这个过程。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

佛恩浩荡 众生得福

文：大陆大法弟子 静平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五月八日】一九五六年，我出生于

就在我搬进新办公室不久，一位多年来一直练各种气功的好朋友来看我，和我探讨人生，并告诉我他已经放弃以前练过的所有功法，诚心修炼法轮大法，并送给我一本宝书——《转法轮》。

我拿到书后，迫不及待马上看了一遍，觉得很有道理，但是，又总觉得是教人向善的理论。于是将信将疑，还说过一些对师不敬的话。不久之后，小女儿要出生了，我就去国外陪妻子生孩子，修炼法轮功的事也就放下了。

懵懵懂懂 历尽磨难

我在国外临时住处装修花园的时候，由于用力过猛闪了腰，也没太在意，后来回国后工作更忙了，接着又出现了颈椎和胸椎疼痛，从此身体逐渐出现各种问题。当时的我一边拼命工作追名逐利，一边吃药养生，去做按摩理疗，又一边在常人中应酬鬼混，另一边又研究易经，跟别人学习风水，甚至还皈依了密宗。看起来这一切都充满了矛盾，其实都是围绕着常人的名、利、情而无法自拔。

这种生活持续了好几年，到了后来身体的状况一落千丈，曾经因为在项目会议上心脏猛跳，用手捂住胸口被抬下来送医院。这期间共有三次在工作会议和朋友聚会时，心脏病发送医院急救。同时不断出现头痛，和颈椎、胸椎疼痛，双膝长了又尖又长的骨刺，被腰椎间盘突出搞到无法直起腰，后来去照 CT 还查出了脑萎缩。

很多时候，我的骨头疼到无法睡觉，用电热敷器敷完这里敷那里，靠着沙发眯一会又痛醒。有时候浑身抽筋，发抖发冷，要靠在滚烫的暖气包上，许久才缓过气来。大热天的，别人穿短袖而我穿厚毛衣。妻子表面上在安慰我，背后偷偷地在落泪。

每当身体痛苦不堪时，我就会想到大法，就会去看《转

法轮》，一边看着书，身体就会舒服很多。在这段时间，身体的经脉开始在快速流转，师父已经在帮我清理身体了。但执迷的我却认为那是病，到医院去进行各种检查，但就是没有结果。

后来，另一位朋友教会了我法轮大法修炼的四套功法（还没来得及教第五套），不舒服的时候，我就炼一下。虽然知道大法好，但还是纠结修佛家好还是修道家正宗，心里执着的不行。当然还是不敢不吃药，想着现在有病，马上炼功也不一定来得及，就想着一边治病一边炼功吧。日子就这样慢慢地过去了。

有一次去按摩治疗的时候，医生对我说：你都按摩了好几年了，什么病都好啦，应该不是腰的问题，我觉得您是患了骨结核。我赶紧去结核病院检查，果真是骨结核！于是又是一连好几个月的打针治疗，浑浑噩噩中不知过了多少日子，终于医生对我说：各种药物都试过了，都不见有效，看来你只能回家等死了。

从此，气急败坏的我只好病急乱投医，中西医各种治疗变本加厉，把自己搞得死去活来，在这期间让我充分领略到现代医学的无奈和中国医德的沦丧！整整八年，我都在迷中不悟，差一点枉过一生，浪费了不知多少光阴。

一刻悟道 走向新生

二零零五年五月一日半夜，我感到非常不适，早上赶紧起来炼功。才炼了几下，我开始浑身发抖并虚脱，家人马上把我送进了医院，照了片子发现我因骨结核被细菌咬得连续四节颈椎穿孔，盘骨也烂了很多洞。

第二天转送省某医院，到了医院照例是各种检查，然后各种指标都有问题，但对骨结核却仍无可奈何，只好中西药

炼完功后，我惊喜地发现我终于能控制我的大脑了，而不是被自己的想法和情绪所控制。那天晚上我睡得像婴儿一样安宁。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慈悲和怜悯。我开始反思：自己从小怎么种下了自恋的种子，凡事总是“我”字当头，想的总是我能得到什么。我把他人视为自己欲望的对象，根本不懂什么是首先为他人着想。

一天，我什么也没想，但却感到我不再紧张了，我感到了平静和满足。我不再追求什么东西，职业道德也有了改善，我甚至能在父亲去世之前愈合我与他之间的裂痕。我还在法轮功炼功点遇到了我未来的妻子。

法轮功帮助我看到了什么是做好人的真正意义，并解答了我所有关于生命和宇宙意味着什么的问题。法轮功给了我很多很多，却从来没有向我要过任何回报。

一九九九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当时我感到很困惑。这么好的功法怎么在中国受到打压？那天下午，我遇到了一名波兰法轮功学员，她说，“你不是在共产主义国家长大的，但我是。这就是共产主义独裁者的所作所为。”

了解得越多，我越明白她说的是对的。共产党政权宣扬无神论，在中国，所有的精神信仰都被中共政权控制或被打压。法轮功就是他们打击的目标。

死亡和可怕的酷刑案例日复一日地发生着。数万人被残害，器官被活摘，这些罪行被一个个独立调查报告所证实；中共还动用了巨额资金在全球进行诬蔑抹黑法轮功的宣传。

我是在大都市郊区长大的白人男性。我从来不知道歧视是什么，迫害是什么，宣传是什么。然而，现在我成了一名人权倡导者。

正的“自己”。

我去了埃及、以色列，最后到了印度。在印度，我骑着摩托车从南到北行走了八个月，寻找“精神”的真正意义。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沿途我见到了数百种不同的精神方面的门派及其追随者，会见了一个又一个门派领袖，参观了一座又一座寺庙。最后，我觉得好像只要我有钱，每个人似乎都会给我答案。

八个月后，我意识到，就像童话电影“绿野仙踪”中演的那样，如果我想寻找到答案，答案其实就在我自己的后院，而不是离家数千英里的他乡，所以我回家了。

回到家后，我对自己拥有的东西有了新的认识，并心存感激。我爱我的房子、我的汽车、我的自由，以及那些我以前不当回事的丰富的奢侈品。这种心态持续了大约三个月，然后一切又恢复到以前的老样子。我继续工作，我的不满心理又开始冒头，而且越来越强烈。

差不多一年以后，我妈妈接触到了法轮功。多年来，我总爱跟妈妈开玩笑，说她每月研究一个不同的精神流派，法轮功也是其中一个。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看到她在生活中的巨大变化，她似乎变得更快乐，更满足。

我开始关注法轮功，首先触动我的就是法轮功不收费。在印度寻求精神解脱的经历使我对一点感受颇深，那就是：真正纯正的教导一定是免费的。法轮功的这一原则使我对法轮功产生了敬意和关注。随后，我开始跟我妈妈一起炼功。

法轮功的功法很简单，但能量却非常强大。我意识到我的生活完全陷在压力和紧张中，我无法关闭自己的思维，它什么都想；我时刻都在着急，今天该做什么，明天得做什么……

轮着上。各种治疗下来我更不行了。那时的我已经不能进食，也不能躺下，躺下就天旋地转吐个不停，所以也睡不了觉，只能眯一下，生不如死。

疾病的痛苦不但摧毁了自己，也摧毁了家人。妻子在家里坐着坐着就滑倒在地上，抱着头哭成泪人，对我妈说：“我们辛苦了这么多年，才过了些好日子，马上就要带着两个孩子守寡了。我为什么这么命苦啊！”

一天早上，我被护工用轮椅推着去做检查，在等候检查的时候，我朝窗外望去，看着窗外芸芸众生在熙熙攘攘，为蝇头小利争吵和忙碌着，满脸纠结和执着，多么的可怜。在这一刻，我觉得这个世界一点也不值得我留恋。我决定放弃治疗，等待死亡。

晚上，我的心情比较坦然，决定为将要离开这个世界自己洗个澡。于是，扶着墙到卫生间去，用热水简单地洗了一下身子，心情比较放松。那一刻像是受到感召似的，我随手就炼了几个大法炼功动作，身体马上轻松多了，又忍不住多炼了几下。同房的病友在外面由于听不到动静就大声喊我，于是我只好赶紧穿好衣服出来回到床上。

待病友们熟睡之后，我慢慢的来到走廊上，开始断断续续的炼功。一下子身心轻松，活下去的信心又回来了。我回到床上把东西收拾好，把各种药物打成一包，坐在床上等待天亮。

天刚亮，我迫不及待的打电话给妻子，坚决要出院，哪怕死在家里也要走。妻子没有办法，只好来办出院手续，开车接我回家。当我把整包药物扔进垃圾桶，并坐上车座位之后，忽然感到肚子很饿，就让妻子带我去喝早茶。十几天没吃东西的我喝了一大碗粥，开开心心的回家去了。这一天是我新生命的开始，这一天是二零零五年五月十八日。

从那一天开始，我除了休息就是炼功。一开始是炼一套，休息一会，后来能炼半小时了。天天早上都要拉肚子，晚上还不断的出汗，一晚换十几次衣服，出的汗非常臭，整个屋子都臭得不行。三天后，我不晕了，可以躺下睡了。七天后，我回公司上班。十三天后，我回到正在装修的别墅，指挥工人施工。

当时，我在工地看到一个有两百斤重的石头柱座摆在门口，我想把它移到旁边去，一下又找不到工人，于是我蹲下身子，双手抱着它，一发力就把它挪到了一边。我站起来拍拍手，这时我才想起来：我不是腰椎间盘突出的吗？我十几天前不是要坐担架的吗？我不久前不是要死的吗？噢，大法真是无比神奇！

从那天起，我坚定不移的修炼法轮大法，从未退缩。那位送书给我的同修又及时出现，并教会了我第五套功法。通过修炼，健康的我又回来了，我身心的喜悦无法形容。

我妻子十七岁就开了天目，因为害怕，后来也就看不见了。在我炼功不久，她又看见了，而她开天目的过程和《转法轮》里讲的一模一样。在我炼功头昏头胀的时候，她看到了我头上一层层地叠着一排罗汉。当我看法轮大法书的时候，她看到每一个字都是一尊佛像。当她睡着而我在旁边看大法书时，她说“辐射太大”，刺眼睡不着。当我向某朋友洪法时，她说有好多“人”坐在旁边听。

有一次，遇到了一个朋友，聊天中知道他也修大法，他让我炼一下动作给他看。他说：你炼得太快了，和音乐对不上。那时我才知道，当时的我姿势没完全做对，功法还没炼齐，连有炼功音乐都不知道，就这么十三天把那个晚期骨结核给炼没了！

第二天，我就开了炼功音乐，准备炼功了。我看了一下

投资经纪人缘结大法

文：海外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五月九日】我站在法庭内等待着判决结果。之前，我起诉了中共政府。我从来没想过我会与世界上最强大的侵犯人权者博弈，但那一刻我站在那里。

我生长在一个富有的家庭。我的父亲是一个白手起家、实力雄厚的地产大亨。我的两个哥哥和我从小就懂得金钱的价值。妈妈每个星期天都带我们去教堂，但那只是因为当地人都去而已。我们从来没有宗教信仰或精神方面的追求。我在高中时人气很高，是摔跤冠军，跟谁都是朋友。

大学毕业后，我开始参与家族的投资业务。但我很快意识到，与家人一起工作总是有压力，因为那不是单纯的业务关系，总是牵扯到人际关系。我与父亲之间关系变得很紧张，经常争吵。他是那种从不放弃控制权的人，他与我之间的冲突越来越频繁。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我努力工作并赚了很多钱。我无限度地追求昂贵的服装和汽车，穿“雨果博斯”品牌的西服和五百美元一件的“范思哲”牌衬衫……我记得自己在不同时期曾拥有过十八辆汽车，也拥有同样多的女朋友，还有更多其它的奢侈。

在我三十岁出头的时候，我开始对自己的生活和财富感到不满足。我无法摆脱这种空虚，就好像我在努力填补一个我自己都感到茫然的洞。金钱、美女、派对，所有这些都无法解除我那种缺失的感觉。

由于我的不满情绪，我与家人的关系越发紧张。我动不动就跟兄弟们争吵，跟我父亲的争吵，更是一触即发。我不顾家人的反对，决定休假一年，去外地旅行，同时找到我真

惊。不过，有时候他们并不相信我，我在想到底是什么阻碍了他们？

当然，很多与我交谈过的中国人对我们的谈话产生了兴趣，他们开始了自己的调查。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啊！作为一个西方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个体，以“教育是至关重要的”为个人信仰的人，我渴望鼓励那些来自中国的以及全世界的所有人，让法轮大法来教导自己。不要盲目的听从任何人的话，没人能够强迫一个人去相信一件事，真正的给自己一点时间去阅读，试着不要在你还没读完之前妄下结论。给自己点时间把书读完，从不同的角度想一想过去发生的事情，看一看。现有的证据，找一位大法学员坦诚的交流并开导自己。

我有种感觉，很多人会担心不想过于深入的探讨这个话题，是因为他们会觉得他们有可能“被强迫变成”一名修炼者，法轮大法没有会员，没有费用也没有记名，让自己了解一下这个被许多人视作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精神运动，查查关于在中国被迫害的情况，看看相关课题的纪录片，看看你找到的这些资料会让你做出怎样的判断。

在过去十一年修炼法轮大法的经历中，我有过深刻的反思和品格的培育，并且迅速的成为一个在社会上、工作中和家庭里都负有责任能做出贡献的成员。

世界需要真、善、忍，我确信每个人都会赞同。也许二零一八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会成为我们所有人的一个开放思想进行探究的开始。

让我们把这样的交流继续进行下去吧。

祝大家世界法轮大法日快乐！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

目瞪口呆的妻子，问：“你看到什么啦？”她说：“从音乐中飞出了一群仙女在散花，然后出来一群天兵天将把你围了一圈，保护你炼功。”当时，我也目瞪口呆了。

七岁的小女儿在我炼功后不久也开了天目，看到了菩萨也看到了佛。当我炼功时，她追着空中的圈圈（法轮）玩。

从我真正开始修炼到今，已经十二年了。现在的我，参加行业篮球联赛，参加文艺表演，还有各种演讲，以前那个病恹恹的我不复存在。我的神奇康复，让身边的人见证了大法的伟大和殊胜，使他们陆陆续续走入大法之门，继续见证神奇。

虽然我天目什么也看不见，但我的亲身经历，妻子和女儿的见证等等，都让我体悟到法轮大法的神奇和伟大，让我更加坚定不移。

在第十九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即将到来之际，我感激伟大师尊的苦心安排和救度！我真实不虚的感受到了佛恩浩荡！但愿佛光普照的众生啊，切莫辜负这万古机缘。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

一位西人眼中的法轮大法

文：海外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五月八日】我是一位三十多岁，现居住在西方国家的白人女大法弟子。我出生在欧洲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我的求学、工作和旅游经历让我有机会走访全世界很多国家，而我更乐意将自己看作是世界公民。

十一年前，一位西方人向我介绍了法轮大法。我发觉大

法中所有的基本法理都让我产生了共鸣。我一下就萌生了想要学习和修炼的想法。我刚一开始炼功，就感觉到手臂间强烈的旋转以及各种我随后在书中所读到的感觉。这真是太神奇的体验了！在炼功之前，我对于修炼者会有哪些体验一无所知，但是当我开始看书时，所有的事我都一目了然，所有的疑问也都迎刃而解。

这样的经历给了我继续读完《转法轮》的动力。坦白来讲，一开始书中提到的很多问题从表面意思上我都觉得难以理解，但是我的本能告诉我要继续读下去，并且在读完整本书之前都不要轻易地下定论。在阅读过程中，我感觉非常的祥和，当我看到作者李洪志先生的照片时，尊敬的感觉油然而生。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是真正的好东西！”

我曾患偏头痛多年，在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仅几个月后，我的朋友问起为什么我不再抱怨偏头痛了，我这才意识到我已经不再有偏头痛的问题了。当所有事情都发展的那么顺利时，我们人类会理所当然的认为这一切发生的是多么的容易。我真的很感恩！

我在不知不觉中去掉了对喝酒的欲望。一开始在社交聚会中，我的同事和朋友对此感到非常诧异。事实上，我是发自内心不再需要任何物质来让我感到舒畅，成为一名修炼者就是那么完全的，纯粹的美好，我不希望有任何东西来污染他。当身边的人看到我并不是强忍着或假装的不喝酒时，他们也开始不再强迫我了。

我曾有过的包括抑郁症在内的很多毛病，在修炼之后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修炼就是一个时刻考验自己，学习如何在同化法理、净化身心、与人为善的同时做好事的过程。我曾学练过一些不同的法门，但是对我来说，《转法轮》显然是最全面最直白的书。成为一名大法徒就是那么顺其自然。
20 大法洪传是全人类的幸事，我觉得大法不只是为了救度中国

人。

过去几年，我的工作和旅游让我有机会接触到很多的中国人。令我很惊讶的是，有那么多的人竟然对这个被我视作最高级的人生哲学，赋予我无穷智慧，令我身心纯净的大法存有如此负面的态度。我发现与我交谈过的很多中国人对我拥有的高学历、好工作、环球旅行经历，以及热爱社交，交谈中与人推心置腹的态度感到惊讶。他们对法轮功学员或多或少存在着诸如“头脑有问题”，贫穷和“与时代脱节”等偏见。

其实，随着我不断的修炼自我，我在工作中变得更有效率，经济状况也有着明显的改善。我在想为什么他们会对我这样修炼者存在这样坏的印象，而事实却是截然相反的呢？

当然，由于我在高等学府工作，教授研究生辩证的去思考和广泛的研究，因此我对中国共产党以及这些年来迫害法轮功的政策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当一件牵涉了数以百万计民众的重大社会事件产生了完全对立的观点时，全面的调查研究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通过广泛的阅读形成了我自己的观点之后，我询问了很多我接触到的中国人，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对大法持有这样的反对态度？然而，没有一个人能给我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明确答案。我所听到的全是他们从中共媒体宣传中复述来的信息，或是带有强烈马克思主义思想色彩的言论。但是，马克思主义只是人类历史上众多思想主义中的一个。为什么他们会惧怕更加深入的探索呢？这能代表他们对此真的很了解吗？

我告诉那些与我有过交集的中国人，有很多很多的西方人为法轮大法而深深的折服，因为学习大法而对中国产生了兴趣，甚至很多人开始学习中文，他们听到后都感到无比震
21